

齐鲁之光丛书

赵鹤翔 自牧/著

山东友谊书社

劳动之歌

LAODONGZHIGE

ZHAOHEXIANGZIMUZHU

SHANDONGYOUYISHUSHE

赵鹤翔

之光丛书

劳 动 之 歌

赵鹤翔 自 牧 著

山东友谊书社

1992年·济南

鲁新登字 12 号

齐鲁之光丛书

劳动之歌

赵鹤翔 自牧 著

*

山东友谊书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37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896

ISBN 7—80551—425—9/1 • 80

定价: 6.00 元

目 录

信 念 篇

信念之歌.....	(1)
春风常驻的窗口	(47)
心有别裁绘新图	(53)
心灵之光的闪射	(69)
歧黄路上的探索者	(93)
珍馐玉饌不让须眉	(97)
风范.....	(109)
她孕育在爱美的人心中.....	(124)

劳 动 篇

普度众生的事业.....	(137)
来自“第一村”的报告.....	(160)
天桥之魂.....	(169)
灼突之星.....	(194)
商河之春.....	(210)
玫乡之葩.....	(218)
劳动之歌.....	(226)
明湖之光.....	(234)

意 志 篇

醒来的白马河.....	(253)
星光灿烂正此时.....	(265)
走在通衢大道上.....	(274)
醇醪家族中的佼佼者.....	(297)
蓝翎一羽知矫健.....	(305)
星座.....	(324)
后记.....	(337)

信念之歌

人生之路，既漫长又短促；人生之路，既有布满阳光和鲜花的坦途，也有风雨泥泞荆棘丛生的崎岖小路。

信念，是人生命的原力原气的凝结，它支撑着人们的腰脊直起来，走过漫长的人生之旅。

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信念是个发光体，它永恒地放射出耀人眼目的光辉——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采访笔记

序 曲

滔滔黄河，滚滚东流——

信念执着，前行毅然，义无反顾，谁也难以挽留它些许驻足……

巍巍泰山，苍苍莽莽——

拔地参天，隆起脊背，驮着蓝天，驮着雷电，谁也难以摇动它的根基，随便改变它些许尊严……

泉水趵突，杨柳依依——

永不衰竭的生命奔突，对母亲大地的深情怀恋，它的生命之根在母亲的胸膛，在故土的深层……

月光下的低矮茅舍，晨曦中的田垄——

伴着鸡啼犬吠，掺和着婴儿的哭声，一个大写的人在这儿迈出人生的第一步……

泰山日出，黄河落日——

蓝天、白云、溪流、庄稼、林木，一切生命体和似生命体，都在大千世界中完成着自我和展现着生命的创造……

八十年代后半期，齐鲁大地上回荡着一个响亮的名字——颜锡笙！

1986年2月21日，中共济南市委做出决定：授予颜锡笙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986年3月4日，济南市人民政府做出决定：授予颜锡笙同志劳动模范称号；

1986年3月4日，中共济南市委和济南市人民政府在泉城隆重举行集会，授予颜锡笙同志以上两个光荣称号。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姜春云同志亲自向颜锡笙颁发了荣誉证书，并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积极开展向颜锡笙同志学习的活动；

1986年3月5日，《大众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和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联合调查组的长篇通讯——《共产党员的榜样——颜锡笙》和该报评论员文章

《向优秀共产党员颜锡笙学习》；

之后，《济南日报》又发表了《信念之光》的通讯文章；

1986年3月21日，新华社以《部队离休干部颜锡笙无偿地向上万名农户传授蘑菇栽培技术帮助他们致富》为题，播发了颜锡笙的事迹；

1986年5月，当时的山东出版总社济南分社以《优秀共产党员颜锡笙》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挥笔为本书题词：“学习颜锡笙同志，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九十年代第一春。

我们怀着一颗崇敬的心情去拜访颜老。巧得很，我们虽然没有预约，却见到了这个大忙人。他将届古稀之年，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他的头发，智慧的雕刀也在他瘦削的脸上烙刻了细密的皱纹，他衣着极其简朴，使我们想到他比正常的农民还要“农民”。

从他的工作室出来，我们向颜老的家中走去。小巷深处，一处院落的土墙被厚厚的土层围着。我们问颜老：“你堆这土要建房？”他告诉我们，这地方低洼，一下雨就积水，不堆着土，院墙就要泡塌了。进得院落，杂陈着农民素日的东西，室内陈设极其简陋，彩电、冰箱、立橱、写字台、沙发，我们一件也没有看见。在内室的旧式方桌上有一个腌咸菜的小坛子，大概是由于女主人——颜老太的疏忽吧，她取了菜竟忘了盖盖儿，从那儿溢出韭菜花的清香。

我们私下里合计了一下：凭他这个正团级干部，又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平反”后又补给了他那么多的钱，回乡后他又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他两层的小洋楼也该住上了，那

些室内的现代化设备也该摆上了，可是……

颜老对自己苛刻到几近于“残酷”……

颜老还没有摆脱旧式农民的生活习惯……

颜老的家庭卫生打不够分……

颜老是个“清教徒”、“苦行僧”……

我们曾经有过这样许多短暂的狭隘偏见，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透过他朴素的美看到他那颗金子般的心！

生命的原色

泰山北麓的长清县，南依泰岱，北临黄河，境内满目丘陵，那一垄一垄的沙■地，在播火的太阳下连草也长不了；山洪暴发，又把那些被农民用汗水浸湿了的一片片巴掌大的土块冲刷殆尽，裸露出一个个石蛋，弯曲着一道道山筋，像一个老人的肋骨……

爷爷对父亲说：“孩子，逃活命去吧！不要进济南府，府里难混，你就到府的边上，那儿土好。”

他的父亲光身一条离开了穷山恶水的长清县，来到济南西郊的张庄扎下根。

几十年，他父亲扛活打工，苦熬岁月，除了拉巴几个孩子，什么地亩田产也没有置下。

1921年，在张庄一座低矮的茅舍里传出了一个婴儿的哭声，颜家添丁，是个男的，他就是颜锡笙。山东人孔、孟、颜、曾特别多，有人考证，他是颜回的后代，再早，与孔圣人是姑舅亲，孔子的母亲颜氏，就是他们颜家门上的人。

这时的颜家可不敢与孔家攀亲结贵。

1930年，张宗昌督鲁，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这时的颜家

就要揭不开锅了。

一天，9岁的颜锡笙和他的小伙伴小党子一起在野外剜野菜。小党子有件事憋在肚子里好长时间没有说，就直白愣他。

小颜说：“小党子，你咋啦，老瞪着我？”

小党子说：“你爸坏，你爸坏！”

小颜说：“我爸不坏，你爸坏！”

小党子说：“你爸不坏，怎么卖人？！”

小颜说：“我爸卖谁了？胡说！”

小党说：“你爸卖你姐……还以为我不知道啊！看看去吧，咱庄上谁不知道！”

小颜丢下篮子和小镰刀，没命地往家跑，挂着一脸的泪花，口里嘶喊着：“姐呀——我的姐姐呀！——”

事前，颜母就是为了少听到姐弟俩生离死别的哭声才打发他下地剜野菜的，小党子见到他时，那生离死别的哭声已经过去了一阵。

小颜回到家中，一头扑在妈的怀里，哆嗦着双肩，抽泣着：“我要姐姐！我要姐姐！”

娘儿俩个抱头痛哭，哭干了眼泪，妈缓缓地说：“孩子，你还小，还不懂事，叫妈怎么跟你说呢？等你长大了，你会明白的，不是妈的心狠，不是妈把自己的亲闺女往火坑里推，为活命，为活命呀！……”

晚上，凄风苦雨，一家6口挤在一张床上，盖着两床又薄又破的被子，虱子滚疙瘩。一家人饥肠辘辘，前心贴在后心上。子夜过后，谁也睡不着觉，妈妈啜泣，大姐叹气，爸爸撕裂着嗓子咳嗽——他病了，饭吃不上，更没钱吃药。他50岁的人了，汗流完了，腰累弯了，也没有人家雇他干活了，他也不能干了。

一家之主的父亲想：我颜家就这样饿死在野地里吗？狗撕狼嚼，死无葬身之地……他恐惧了。他狠心地下了一个决心，这决心无异于用一把匕首刺进自己的心窝——他悄声对老伴说：“孩子娘，我看就得走这一步了……”

第二天早晨，小锡笙说：“妈，我去挖野菜，家里有吃的，夜里就不会睡不着觉了。”

妈说：“是的呢，孩子，你走远着点，多挖些，听话。”

小锡笙回到家中，哭了闹了妈妈，又去抱姐姐的腿：“姐呀，你不能走，我不叫你走呀！”

像一个霹雳接着一个霹雳，震落了倾河大雨，一家人围着晕倒在地父亲，哭成一团。

花轿堵门，欢乐的唢呐声伴随着撕肝裂胆的悲哭，就这样打发姐姐“出了嫁”。

小锡笙的姐姐长得是俊美的。段店镇有个地主张七爷，他有个40多岁的儿子，虽娶妻了，但还没有孩子，他相中了颜家闺女，派人说媒，逼婚又加一百块现大洋，亲自导演了一出“乘人之危”的悲剧。——这是小小年纪的颜锡笙后来才知道的事情。

多少个萧瑟秋风的日子，小锡笙独坐在村外的大树下，他觉得那呜呜的秋风，那簌簌飘落的树叶，都是姐姐的哭声……

“穷人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呢？”

小小锡笙，一下子仿佛长大了好几岁，在他童稚的心灵里，开始思考着人生的大问题，生活、泪水、亲人们的生离死别，过早地逼迫着那一代人的早熟……

一百块当当作响的现大洋呀——那是高贵的颜家姑娘的

“身价”。说事人把这些钱送到颜家，装在一个小匣子里，锁起来，谁也不想动它一动，摸它一摸，当妈每日瞥上它一眼，她不知怎么的，就像看到了装着女儿尸体的棺材，那泪就止不住地流，小锡笙未曾记得妈妈对他是怎样地微笑，只有天天看到通红的泪眼……

父亲这时萌发了一个念头，他要叫孩子念书，咱家门上自古就有身居陋巷、居寒苦读而成为大贤的祖宗，试看世人，不用说身居高官者，就是在省城里混点小事干干，也得要识文解字。咱们不能老受穷，粪堆也能发热，也要发热。想着想着，他就对儿子说：“你不要去挖野菜了，上学去吧！”

小锡笙在张庄上了三年初小，到段店上了两年高小。他想到饿不死，能上学，那都是因为姐姐。他发愤苦读，功课门门都好。然而，小锡笙的勤奋苦读，只不过是替父亲去做一个美好的梦而已。当梦醒来的时候，他被迫下学，去走父亲青少年时代曾经走过的道路，扛活打工，为活命奔波。

1939年，那时的东三省和山东，早已沦入敌手，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国土在受难，人民遭涂炭。

那年，锡笙18岁，已出落成很棒的小伙子了。我给他来个年龄返还，他当时应该是这样子：细高挑的个子，漫长脸，白净，双目炯炯有神，性格沉静。他上有父母，下有弟弟，父母年老体衰，弟弟年幼。他18岁了，成人了。他的心理年龄大大超过了生理年龄，严峻的生活担子过早地压在了这个孩子的身上。

“闯关东去！”

锡笙的父亲仍然用他父亲当年曾经对他说过的那句话对锡笙说：“孩子，逃活命去吧，不要想家，不要光为了顾家，你还年轻，日子长远着哩，树挪死，人挪活，你能混个人样子，爹也

就心满意足了！……”

又是一次生离死别。

闯关东，是山东人的一条熟路，历史上就有血缘般的心理积淀，你只要会说山东话，出了关，就饿不死。穷帮穷，你危难时，他们会帮故乡人一把的。

小小颜锡笙，同几个平肩的伙伴，告别了故乡亲人，搭乘了开往关外的闷罐车……

锦州。大陆化学工厂。颜锡笙不敢去做天堂之梦，他在这儿当了一名苦工。

这个化学工厂，是日寇开办的。名义上是生产化妆品，暗中却生产杀害中国同胞的毒品。

逃活命出来的颜锡笙，他只知道工人比农民的日子更苦，劳动条件更差，他不知道这个厂生产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他和其他工人一起，住工棚，吃橡子面，人人饿得青筋挑着细脖子，每次爬高就头晕，眼冒金花。

一天，一个工友从高高的蒸馏塔上摔了下来，躺在血泊之中。这血，是一把火，一下子点燃了堆积在工人兄弟胸膛中的仇恨的干柴。他们把死者团团围住，寄托哀思，并酝酿着一个轰天的惊雷。

日本把头不容分说，拨开人群，强行把尸体拖走，同时挥舞棍棒驱赶愤怒的人群。颜锡笙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牙咬得咯咯作响，握紧拳头就要跟鬼子把头拼命。

这时，有人在他的身后轻轻捅了一下他的脊背。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摆弄机械的大老王。

大老王是南方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和颜锡笙常常在一起唠唠，一唠就是满天星。他给锡笙唠为什么“种地的饿肚肠，

编席的睡光床，织布的光脊梁，泥瓦匠没有房”的道理。颜锡笙的心田是干涸的，这春风春雨般的话语，声声入耳，点点入心，他心中的那盏灯，被那些朴素的真理之火点明了……

大老王告诉他：“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一个人浑身都是铁也撑不了多少钉，一个人蛮干，成不了大事。”

颜锡笙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但又觉得受苦人的出头之日很是茫然：“可这受气的日子啥时候才是个头呢？！”

大老王告诉他：“快了，共产党、八路军快来救我们了！”颜锡笙一下想起了那些青面红发、共产共妻、飞檐走壁，打家劫舍的宣传。大老王耐心地给他讲解了党和八路军——颜锡笙这时方从五里云烟中走了出来。

大老王向颜锡笙布置任务，要他多做团结群众的工作，向贴心的人讲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干什么的。

从此，颜锡笙白天在车间，夜晚在工棚，向工友们讲革命。他立志要舍身引起一场大火，烧毁这个人间地狱。工友们听了他的宣传，人人心头明灯高悬，常常聚在颜锡笙的身边，共同憧憬着光明的未来。

敌人对颜锡笙的所作所为有所察觉。一天凌晨，工友们还在打着呼噜，突然被一阵狗叫声惊醒，睡眼惺忪中，只见十几支明晃晃的刺刀堵住了工棚的柴门。一个家伙狂叫：“谁是颜锡笙，出来！……不出来，统统地死啦死啦的……”颜锡笙早有思想准备，为了不连累工友们，挺身就要向门外走去。这时大伙拉住了他。大老王一把扯过颜锡笙，打开了后门。警察黑狗子听到动静不对，闩开门闯了进来。工友们蜂拥而上，乱作一团夺门而去，弄得黑狗子们手足无措。

一望无边的青纱帐接天蔽日，那时正是高粱晒红米的时候，一棵一棵的头上顶着一个火把，这个广袤的平原就像着起

了燎原大火。

青纱帐里，大老王和颜锡笙并肩坐着，还在喘着粗气，不住地擦着淋漓大汗。

大老王说：“今天的事说明‘黄狗’把你回报上去了，你已经暴露了，不能再公开露面。我给你察看了一个地方，西村有座废弃的旧砖瓦窑，你就在那儿过夜吧，我想法给你送吃的……”

颜锡笙紧紧地握住大老王的手，望着他和蔼可亲的面孔和闪烁着智慧光芒的两只大眼。他目送他走出神秘莫测的高粱地……

颜锡笙心里犯嘀咕：大老王到底是什么人呢？！

骑马走天下

1945年，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

大老王发现，鬼子的所作所为就像那秋后的蚂蚱，没有往日那张着巨齿獠牙的恶魔样了。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敌人迫不得已装出的一种假象。日本帝国主义绝不会为了战场上的惨败而放松对中国工人的剥削压榨和对中国财富的掠夺的。

一天，大老王找到颜锡笙，告诉他敌人可能要破坏或者把重点设备部件拆掉转移，要他组织护厂自卫队，保卫工厂，使它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

大老王向颜锡笙布置完任务以后，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销声匿迹了。

颜锡笙走家串户，联络了200多人，有的公开，有的秘密，白天监视，夜里巡逻，腰揣利器，手抡铁棍，迫使敌人溃逃前没

有机会下手。

一天，三个身穿灰色军装，肩上佩带“八路”字样的人出现在工厂里，他神采飞扬大步流星地走到颜锡笙跟前，原来他就是大老王！大老王原是八路军的一位排长。

王排长说：“颜锡笙，跟我当兵去吧，给咱们受苦的老百姓打自己的天下！”

颜锡笙说：“我早就盼着这天啦！”

王排长说：“人多势众，越多越好呢！”

颜锡笙说：“我去跟工友说……”

颜锡笙找到了工厂自卫队的队员们，一个个谈心，有的改变了回老家的主意，有的改变了继续做工的想法，200多人全部拉出去当了八路军。

锦州卫戍司令部的首长接见了颜锡笙，最后征求他对领导有什么要求，颜锡笙急不可耐地说：“面对敌人，当兵的要求就一条——快给我们下战斗任务吧！”

司令员从心眼里喜欢这个求战心切的青年战士，更觉得只有让他们身经战斗才能尽早得到战争的洗礼。他立即决定：“好！日本鬼子设在锦州西北角的警察学校，一百多人，全副武装，你们这二十来条枪，能不能吃掉他们？”

“能！——”颜锡笙立正挺胸，斩钉截铁：“枪不够，铁棍凑，我们一定打垮他们！”

战斗打响了。

陷于日薄西山穷途末路的日本鬼子和汉奸们，本来就有“龟缩”的迹象，听到杀声震天的呐喊和密集的枪声，早就惴惴栗栗如筛麦糠。颜锡笙勇猛杀敌，冲锋在前，第一个冲进了学校，打他个措手不及，我无一人伤亡，全部缴获了武器。

上级给这支部队派来了一位叫刘明远的指导员。一天，刘

明远问颜锡笙：“你愿意参加共产党吗？”

颜锡笙愣了：“我已经是共产党了。”当时他还没弄清楚军队和党是什么关系。

在刘明远的帮助下，他迅速提高了阶级觉悟和对党的认识。

1945年的秋天，在党旗下，颜锡笙庄严地宣读了终身实践的誓言，用全部的生命来实践的誓言——这是他的信念的源头，生命的根本。

踏破辽河千里雪，转战白山黑水间。颜锡笙在八路军里英勇作战，出生入死。他的事迹在东北二十一军分区四团传为佳话。

解放战争后期，在全面进军的形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无论在作战和后勤保障方面，任务都很繁重。

锦州战役后，酝酿着平津战役。1948年的夏天，团领导在研究干部使用问题时，有的提议要颜锡笙去一个营干教导员，他是个很优秀的部队政治工作者；有的提议要他去干团的供给处主任，因为这个工作太重要了，后勤供给保障不了，部队战斗力从何而来，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去留尚待两可。

团领导要听听颜锡笙的意见。颜锡笙说：“还是让我搞后勤吧！40多人的供给处，要解决全团2400多人的吃穿问题，部队流动性大，困难的确不小，我与同志们一起，一定克服困难去努力完成！”这正合团首长的意。

同他要好的同志说：“还是干教导员吧！多省心。”

颜锡笙：“怕困难，图省心，那就不是共产党员，挑重担子，迎着困难上，那才算共产党员。我们在困难面前不能躲躲闪闪，那样的话，对得起在战场上倒下去的同志吗？”